

古藏文的 y 及其相關問題*

龔 煌 城

一、引 言

二、古藏文的帶喉塞音聲母 y

三、古藏文的插詞 y

四、結 語

一、引 言

古藏文三十個輔音字母¹中有一個ཡ字，一般稱為 ya。依照藏文拼寫法則，此字只能出現在聲母位置，如出現在介音位置，則當改用連字體 (ligature)，作ཡ，寫在其他聲母之下。連字體的 ya 則稱為 ya btags 以別於 ya。ya 與 ya btags 在藏文裏寫法不同，但以拉丁文字轉寫時，兩者均寫作 y 而不加以區別。由於聲母 y (即 ya) 前可以出現詞頭 g (例如 yog “在下面”，加詞頭 g 成為 g-yog-po “僕人”)，而介音 y (即 ya btags) 也可以出現在聲母 g 後面 (如 gyog-po “魯鈍的”)，因而形成如 g-yog 與 gyog (或如 g-yon-pa “左”與 gyon-pa “穿”等) 對比的情形。從藏文的寫法看來，兩者結構有別：前者是詞頭 g + 聲母 y (藏文寫作ཡ)，而後者則為聲母 g + 介音 y (藏文寫作ཡ)。但在轉寫時兩者便無從區別。有人乾脆不作區別 (例如 Lalou 1950:5 認為詞頭 g + 聲母 y 的字不多，而不作區別)。

* 作者在研究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及撰寫本文時始終蒙李方桂先生親切的指導，謹此志謝。至於引用資料及評述他人意見時若有錯誤則完全是作者的責任。

(1) 在本文中使用的藏文字母對音如下：

1. 輔音

ཀ k, ཁ kh, ག g, ཇ ng, ཅ c, ཆ ch, ཇ j, ཉ ny, ཏ t, ཐ th, ཌ d,
ཏ n, ཐ p, ཌ ph, བ b, བ m, ཅ ts, ཆ tsh, ཇ dz, ཏ w, ཐ zh, ཌ z,
ཌ ; ཡ y, ར r, ལ l, ཤ sh, ཌ s, ཏ h, ཏ ?

2. 元音

ཨ a, ཨ i, ཨ u, ཨ e, ཨ o.

Jäschke (1881: IX) 把詞頭的 g 寫作 γ，聲母的 g 則仍作 g，把兩者分別寫作 γyog 與 gyog。Durr (1950:129) 把聲母 y 大寫，作 gYog，而與 gyog 分別。但一般習慣（如 Conrady 1896:50，Thomas 1957:185，李方桂先生 1961:351，Benedict 1972:113）則均用連字號（hyphen），作 g-yog，而與 gyog 區別。

從音位以及音位排列次序（phonotactics）看，g-yog 與 gyog 兩者並無不同。但從藏文拼寫之不同與後來不同的演變看（B. S. Chang 1971: 728-736），兩者顯然不是同音。究竟區別在哪裏，則衆說紛紜，言人人殊。Jäschke (1881: XV) 指出詞頭 g 在現在 Balti 與 Khams 方言讀爲擦音，並說「我們假定這擦音爲古音最堅強的理由是：假使它是塞音的話，像 g-yu “綠松石”，g-yon “左”等詞便早已跟 gyu “欺騙”，gyon “穿”等混而爲一了。」Jäschke 的說法後來遭受普遍的反對。例如 Conrady (1896: 50) 便認爲這種不同的寫法只是爲了要表示，g 在前者爲詞頭，在後者爲詞根而已。他並推測詞頭的 g 曾帶元音（vokalhaltig）。Walleser (1926: 7) 則認爲 g-yog 與 gyog 第一個輔音既然都用同樣的字母拼寫，便必須假定在藏文字母產生時兩者並無塞音與擦音之分別。他以爲區別當在於顎化與否。他以前者爲 g+y，而以後者爲「顎化的 g」（mouilliertes g）。Walleser 的說法得到 Dragunov (1936: 168, 1939: 287) 的支持。Dragunov 也反對 Jäschke 的說法，而語氣前後稍有不同。在 1936 年用英文寫的論文裏提到 Jäschke 的說法，說他主要的考慮是要區別 gyu 與 g-yu，認爲「這障礙是容易克服的」，而引 Walleser 的看法爲據。但在 1939 年改成俄文發表時，則斬釘截鐵的說 Jäschke 「這論證是容易加以駁倒的」。

其他的學者看法有的接近 Conrady，有的則接近 Walleser。例如 Miller (1955: 295-296, 1958: 193) 把介音 y 寫作 /j/，解釋爲「有顎化作用的音位」，而把聲母的 y 解釋爲半元音 i。Benedict (1972: 113) 把 gyog 與 g-yog 的區別認爲是 [gyog] 與 [gəyog] 的區別，而以 ə 爲音位性的成素（phonemic element）。

Walleser 與 Miller 兩個人的說法在本質上並無多大的分別，只是 Walleser 把他顎化之說建立在藏文字母的拼寫方法上，而 Miller 則把古藏文顎化的 c, ch, j, ny, sh, zh 從音位學觀點解釋爲 ty, thy, dy, ny, sy, zy，從而得到其顎化的說法。

可是問題並不在顎化的 y 那一邊，而在不顎化的 y 那一邊。因為顎化的 y 分佈比較均勻，可以出現在各種聲母（如 k, kh, g, p, ph, b 等）之後，而不顎化的 y（或 i）却只能出現在 g 後，其分佈受到很大的限制。這種現象必定有其背後原因。任何學說能要稱為滿意，必須能解釋這一點。

Benedict (1972) 認為 g-yog 是 [gəyog]，其根據不十分清楚。在一個地方 (p. 113) 他說：「藏文字區別複輔音 gy- 與另一種結合 g-y-，例如 gyad “力士”，但 g-yas-pa “右(手)” < TB*g-ya ~ *g-ra。此即意指 (indicate) 藏文從前區別 [gyad] 與 [gəyas]，而且也許也區別這一類型的其他一對一對的詞，如此使 ə 成為一個音位性的成素。」由他這一段話看來，他認為 g-y- 乃是 [gəy-] 惟一的根據只是藏文字區別 gy- 與 g-y-，然而藏文字作此區別也僅是區別而已，從哪裏看出這就一定是“意指”以 ə 來區別呢？而且就這一段文字來看，他是認為 g-yas-pa 來自藏緬語的 *g-ya ~ *g-ra，換句話說他認為藏緬語的 *g-ya ~ *g-ra 先變成古藏文的 *gəya-，後來又變回藏文字所記錄的 g-ya- 了。

Benedict (1972) 的著作充滿矛盾，Miller (1974) 的書評裏已有很詳細的批評，原來此處也是他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在同一本書其他地方 (p. 57) 他曾認為把詞頭分析為輔音 +ə 有好處，所以此處本應作 TB*gəya 以求一致。但 Benedict 在這裏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未把好處說出來，而我們只見到其壞處。因為他在原來分佈均勻的五個元音系統裏引進了分佈不均勻的 ə 來，反而引起更多的問題。因討論這些問題不是本文的目的，所以在這裏不作進一步的討論。

筆者以為古藏語的輔音詞頭是否由藏緬語成音節的詞語演變而來乃是漢藏語言學上的一個課題，必須經過精密的比較研究始能確定。如果證實此點，也只是說明詞頭的音節逐漸弱化，在古藏語文字出現時已只留下輔音詞頭，而在此時 g-yog 與 gyog 仍然有區別，則知其區別必不在詞頭的元音上。在現在的拉薩話裏 g-yog 變成高調而 gyog 則變成低調，這是用 ə 元音說無法解釋的演變。

二、古藏文的帶喉塞音聲母 y

遠在 Miller (1955) 與 Benedict (1972) 之前，Simon (1942) 就曾在 BSOAS

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爲 “Tibetan *dañ*, *ciñ*, *kyin*, *yin* and *ham*” 的論文，在裏面 (p. 966) Simon 提出了古藏文屬格詞尾 (genitival suffix) *yi* 前有個喉塞音的說法。按古藏文裏有複雜的連音變化 (sandhi) 現象。屬格 (genitive) *kyi*, *gyi*, *gi*, *'i*, *yi*，具格 (instrumental) *kyis*, *gyis*, *gis*, *'is*, *ysis*，動名詞 (gerund) *kyin*, *gyin*, *gin*, *'in*, *yin*，副詞 *kyang*, *gyang*, *'ang*, *yang* 等都有多種詞形，該用哪一個詞形，端視其前一個詞尾音而定。Simon 從語源的立場認爲帶喉塞音的 **ʔyi*, **ʔyis*, **ʔyin*, **ʔyang* 等爲原形。

Simon 雖然只是就特定的幾個字而論，但他所討論的正牽涉到聲母 *y* 的問題。也許因爲他這一論點不是他那篇論文的中心，因而未在文章的標題提示出來，也許也因爲他未爲自己的說法提出有力的證據，或提出能使人信服的理由，他這一說法完全沒受到注意。別說 Miller 與 Benedict 在討論聲母 *y* 時未加考慮，連直接討論屬格詞尾的文章對他的說法都未加評述。

藏文的屬格詞尾，Sten Konow (1909) 以其與漢語 “之” 字在意義與用法上的類似，曾把兩者相提並論。Simon (1942) 提出原形爲 **ʔyi* 的說法時就指出今後如要再持漢藏 “之” “*kyi*” 同源說，必須重新論證。因爲他認爲應以 **ʔyi* 爲比較的對象。但俞敏 (1949) 在燕京學報發表 “漢語的 ‘其’ 跟藏語的 ‘*gji*’ ” 時，仍以 *gyi* 爲原形 (p. 78)，並與漢語的 ‘其’ 相比。Durr (1950) 寫 *Morphologie du Verbe Tibétain* 則以 *kyi* 爲原形，認爲是 *kyi(s) > yi(s) > i(s)*。Snellgrove (1954:182) 寫該書書評時曾加以指責，認爲 Durr 對 Simon (1942) 的說法一無所知。尤有進者，Shafer (1966) 在他的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p. 75) 引用藏文具格 *-yis* 詞形與漢語 “以” 字相比時却受到 Miller (1968: 406) 聲色俱厲的批評，認爲「很難想像比這更令人不滿意，比這更違反比較方法基本原理的比較。」他認爲很難相信 *ysis* 是原形，以爲若要比較，用 *kyis*，或 *gyis*，甚至 *his* 都無不可，但決不能用 *ysis*。

上面是與聲母 *y* 有關的連音變化現象。其他還有動詞的構詞方法 (morphology) 也牽涉到聲母 *y*。原來藏文以 *y* 爲聲母的字與以 *k*, *kh* 爲聲母的字往往有語源關係。例如 *yom pa* “搖擺”，*'khyom pa* “搖動”，*skyom pa* “使搖動”。Durr (1950)

曾注意到這個現象。可惜他爲先入爲主的偏見所蔽，未能正確解釋此一現象。Durr 要把所有動詞的輔音聲母還元到濁塞音與送氣清塞音的對比上去，因而把 'kh-, sk- 開頭的字認爲是原來的，而把 y- 開頭的字認爲是聲母脫落的結果所產生的詞形，並爲其命名爲“假詞根的 y” (la pseudo-radical y-)。Durr 這一說法十分牽強。因爲如果像他所說，y- 開頭的字只是 'kh- 或 sk- 開頭的字複聲母脫落的結果所產生，這些字應該是同位語 (allomorphs)，意義應該相同，而聲母的脫落也應有其環境。可是我們在此所看到的是有明顯使動式 (causative) 作用的詞頭 s 與表示現在式的詞頭 ' (a-chung)，却看不出這些不同的詞形受語音環境的影響。筆者檢討 Durr 的例子，認爲這些正是古藏文(聲母) y 前有喉塞音聲母存在的有力證據。這些例子顯示 y 前的喉塞音受到詞頭 s 的影響變成 k 音，而受到 a-chung 影響的，則變爲 kh 音。茲就此項解釋提出以下兩點說明。

一、古藏文詞頭對詞根聲母有種種影響，李方桂先生(1933)曾作過詳細的討論。筆者以爲當前的問題也應從詞頭對詞根聲母的影響這個角度去了解。

二、問題在這些 k 與 kh 是否由喉塞音變來這一點。古藏文有衆所公認的喉塞音 ཁྲ (後面不接 y)。雖然含字不多，却也有幾個與 k 轉換的同位語，如 ?og-ma “頸，喉”又作 lkog-ma, rkog-ma。?ol-mdud “喉頭”又作 lkol-mdud (但也有作 'ol-mdud 的，筆者無法解釋)。?os-sko “脖頸”又作 kos-ko, ko-sko, ko-ko 等 (Durr 1950:129)。喉塞音是漢語聲韻學上所謂的「影母」，而 k 音則爲「見母」。古藏文喉塞音與 k 音轉換的情形使人想起漢語「影母」與「見母」相接觸的情形。例如「影」字從「景」聲，而「鬼」「畏」形音義皆十分接近。這些字是否有語源關係，在漢藏比較語言學上有何意義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古藏文(聲母) y 前的喉塞音除了上述從構詞現象可以證明以外，還可以從下面三點得到支持。

一、從音的結合狀態可以得到支持。

古藏文舌根塞音 k, kh, g 等都有相配的 ky, khy, gy 等音，而喉塞音 ? 却無相配的 ?y 音。回頭看上古漢語，喉塞音不但出現在「一等韻」而且也出現在「三等韻」，例如：「暗」「恩」「盎」等爲「一等韻」，而其聲符「音」「因」「央」等則均爲

「三等韻」。從上古漢語有 ʔə- , ʔjə- , ʔa- , ʔja- 等音節推測古藏語亦可能有 ʔa- , ʔya 等音節 ($y=j$)。

二、從 y 聲母與詞頭結合的狀態可加以印證。

我們在前面批評 Walleser 與 Miller 時曾指出，如果依照他們的說法無法說明何以 y 前只能出現 g 的問題。現在我們認定 y 前有喉塞音聲母，則按古藏文的構詞法，聲母前只能出現固定的幾個詞頭 ($g-$, $d-$, $b-$, $m-$, '- , $r-$, $l-$, $s-$ 等八個)。當中藏文字只保持詞頭 $g-$ ，但我們已討論過詞頭 $s-$ 與 '- 。因為 $*\text{ʔy}$ 前加 $s-$ 與 '- 引起語音變化，使 ʔ 變成 k 與 kh ，所以藏文字典把這些字分別列在 k 與 kh 字母下。至於其他詞頭，我們目前尚沒找出來，留待今後的研究。（詞頭 $r-$ 有一個例子，見下面第 9 例）。

三、從後來在聲調上的演變可加以證實。

古藏文清聲母字，不管前面有無詞頭，在現在拉薩話裏一律變高調。例如： $\text{ku} > \text{qū}$, $\text{khal} > \text{qhēē}$, $\text{dpang} > \text{pāṅ}$, $\text{gtogs} > \text{tēē}$, $\text{bkal} > \text{kēē}$ 。濁聲母字則不論前面有無詞頭一律變低調，例如 $\text{gad} > \text{qəē}$, $\text{sga} > \text{qa}$, $\text{dgus} > \text{qūū}$ 。喉塞音聲母屬清聲。在聲調產生時如前面不接詞頭，後面不接介音 y 則尚保持，例如 $\text{ʔa-khu} > \text{āqū}$, $\text{ʔe} > \text{ē}$ 。但在後面接介音 y 時則早已消失，例如 $*\text{ʔyong} > \text{yong} > \text{yōō}$, $*\text{ʔyor} > \text{yor} > \text{yṛr}$ 。只有在前面接詞頭 g 時保存着，例如 $g-\text{ʔyog} > \text{yōō}$, $g-\text{ʔyas} > \text{yēē}$ 。我們不假定 g 與 y 中間有個喉塞音便無以說明這一現象，而不假定 yog 之前有個喉塞音便無以說明 yog（在下面）與 $g-\text{yog}$ （僕人<在下面的人）的語源關係，而認為 y 前的喉塞音在不接詞頭時首先消失並不會引起理論上的困難。

以下把 ʔy- 字與帶詞頭 $s-$ ，及 '- 的字列在下面。詞義的說明悉照 H. A. Jäschke: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不一一翻譯為中文。

1. $\left\{ \begin{array}{ll} \text{yom-pa} & \text{to swing, totter, tremble, to be unsteady} (<*\text{ʔyom-pa}) \\ \text{'khyom-pa} & \text{to rock, to wave, of a ship, of the water} (<*\text{'ʔyom-pa}) \\ \text{過去式} & \text{'khyoms} \\ \text{skyom-pa} & \text{to shake, agitate, stir up} (<*\text{s-ʔyom-pa}) \\ \text{過去式} & \text{bskyoms} \\ \text{將來式} & \text{bskyom} \\ \text{命令式} & \text{skyom (s)} \end{array} \right.$

8. { yor-po dull, heavy, blunt (<*yor-po)
 but the expressions thom-yor shaking, tottering, trembling,
 like an old man Mil., and mig-yor mirage,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e proper signification is trembling
 'khyor-ba 1. to miss, fail
 2. to reel, stagger from intoxication (<*'-?yor-ba)
9. { yangs-pa wide, broad, large (<*?yang-s-pa)
 rkyong-ba to stretch, extend, stretch forth, spread (<*r-?yong-ba)
 過去式 brkyang
 將來式
 rgyong-ba seems to be a secondary form of rkyong-ba
 (<*r-?yong-ba)
 過去式 brgyangs to extend, stretch, spread
 將來式 brgyang the word is to be found in Lexx., but
 seems to be little used.
 詞族 rgyang-ma distance (<*r-?yang-ma)

三、古藏文的插詞 y

在上一節我們討論了聲母 y (即 ya) 的問題。在本節裏我們將要討論介音 y (即 ya btags) 以及它所引起的語音變化，並進而檢討 ya btags 的功用問題。

如衆所周知，古藏文 ya btags 只能出現在舌根音 k, kh, g 與唇音 p, ph, b, m 的後面，在分布上有很大的限制。在舌尖音 t, th, d, n, ts, tsh, dz, s, z, r, l 等後面是從不接 ya btags 的，但在另一方面古藏文却有一套舌面音 (palatals) c, ch, j, ny, sh, zh 等與舌尖音相對。這一套舌面音的存在似乎與 ya btags 分布的不均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從一般語音演變的趨勢看，介音 y 常會引起其前面聲母的顎化。古藏文這一套舌面音也可能即是 ya btags 接在舌尖音後所產生。

研究古藏文舌面音的來源必須追溯到藏文字產生以前，因為自有藏文字便已有舌面音存在。如果說古藏文的舌面音是舌尖音顎化的結果所產生，這種顎化的過程必定在藏文字還沒產生以前即已完成，在文獻上已無可稽考。研究這樣的問題自不能光依靠文字上的記錄，而必須借助於所謂的「內部擬構」(internal reconstruction)，把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應用到古藏文詞彙的研究上去，以探求沒有文字記載以前所發生的

語音變化。

對古藏文的詞彙作比較研究最早的是德國的 Schiefner (1851)。他在「藏文研究」(Tibetische Studien)一文裏指出藏文裏有成對的詞，一邊有介音 y，另一邊沒有，而兩者意義却相同或近似。他把這種現象稱為「顎化」(Jotierung)。但他所謂的「顎化」只限於舌根音與唇音後面接 ya btags 者而言，並不包括舌面音在內。他雖然也比較過舌尖音與舌面音的字，但是他的比較廣泛涉及各類聲母，未顧及聲母的轉換在整個音韻系統上的意義，因而未能確立「詞音位轉換」(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的條件。

把舌面音的問題與 ya btags 結合起來研究的是 Von Koerber (1935)。他在「藏語的構詞法」(Morpholog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一書裏把舌面音 c, ch, j, ny (他寫作 tš, thš, dž, ny) 看作 t, th, d, n 與 ya btags 的結合。他把這些結合與舌根音，唇音後接 ya btags 的情形同等看待。此外他還更進一步把 ya btags 視為插詞 (infix)，並且還談到它的功用問題。Von Koerber 的研究使古藏文語音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可是他所解決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其他還有 ts, tsh, dz, s, z, r, l 與 ya btags 結合的問題他沒討論到。他雖然也注意到 c, ch, j, sh, zh 與 ts, tsh, dz, s, z 的語源關係，可是他認為後者僅是前者的「變相」(variation)而已 (p, 157)。

研究動詞的構詞問題，而達到與 Von Koerber 相似的結論的是法國的 Durr。他在1950年出版了「藏語動詞的構詞法」(Morphologie du Verbe Tibétain)。據他在序言及卷末附錄三所說，他的研究早在1938年已經完成，而在書成之後始看到 Von Koerber 的著作。至於他自己的書則在準備出版時因二次大戰爆發而告延緩。Durr 與 Von Koerber 一樣，把舌面音 c, ch, j 分析成 t-y, th-y, d-y，把舌尖塞擦音 ts, tsh, dz 分析為 t-s, th-s, d-z，也認為兩者之間有語源關係。所不同的是 Durr 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是 y 與 s, z 的轉換 (alternances)。(如下表)

舌面音	t-y (c)	th-y (ch)	d-y (j)
舌尖塞擦音	t-s (ts)	th-s (tsh)	d-z (dz)

從音位分析的觀點來看，把 c, ch, j 分析為 /ty, thy, dy/ 是持之有故，言之

成理的，因為古藏文另有 ky, khy, gy 與 py, phy, by 的結合，y 毫無疑問可視為獨立的音位。可是把 ts, tsh, dz 分析為 t-s, th-s, d-z 却大有商榷的餘地。按古藏文並無 ks, khs, ps, phs 的複聲母，把 ts, tsh 分析為複聲母顯然違反音位分析上所謂的「型式一致原則」(pattern congruity)。

古藏文舌尖塞擦音 ts, tsh, dz 乃是獨立不可分割的單音，若在語源上證實與舌面音 c, ch, j 有聯關，則其間的關係與 t, th, d 之於 c, ch, j 正復相同。t, th, d 既然可以顎化而成為 c, ch, j，那麼 ts, tsh, dz 自也可以顎化而成為 c, ch, j。這樣的解釋實際上已見於早一年發表的 Simon (1949)「藏語詞族中語音轉換的範圍」(The Range of Sound Alternations in Tibetan Word Families) 一文裏。Simon 研究藏語詞族，認為顎化(palatalization)乃是語詞衍生(word derivation)的一個重要方法。他提到 Schiefner 的顎化說而認為顎化應該包括 n-ny, s-sh, z-zh, ts-c, dz-j 等的轉換。他雖然沒有明白說出這些顎化的音是介音 y 所引起，但是他把這種轉換與舌根音唇音後接 ya btags 的情形相提並論，可見是把兩者等量齊觀，不加分別。Simon 在那一篇文章裏沒提到 Von Koerber，因而也沒討論他所提出的 t-c, th-ch, d-j 轉換的問題。他們兩人的說法表面上似乎彼此衝突，互不相容，但如仔細推究，兩種說法不但不矛盾，還可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繼 Von Koerber 之後重新提出把 ya btags 看做插詞的是 Miller。他在1958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藏緬語的插詞系統」(The Tibeto-Burman Infix System) 的文章，認為插詞的問題一直受學者間的忽略，只有 Simon 與 Wolfenden 為例外，而他認為 Wolfenden 所謂的插詞還不是一般所謂的插詞。由此可知 Miller 認為討論過插詞問題的實際上只有 Simon 一個人而已。Miller 在他的文章裏沒提到 Von Koerber，而這個人却正是插詞說的首創者。他不但屢次使用 infix 一詞以指稱 ya btags，還在幾個地方(例如 p. 36, p. 39)提到 ya btags 的功用。

Miller 在他的文章裏沒評論 Simon 的顎化說，也沒有片言隻語討論 *tsy > c, *tshy > ch, *dz > j 的語音變化。他在1955年曾對古藏文舌面音作過音位分析，把 c, ch, j, ny, sh, zh 分析為 /ty, thy, dy, ny, sy, zy/。後來討論藏緬語的插詞系統，便把這音位分析的結果原封不動地應用上去。音位分析是描述語言學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上的問題，而藏緬語的插詞乃是歷史語言學 (historical linguistics) 的範圍，兩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固然音位分析的結果往往可以顯示語音演變的痕跡，但如要避免陷入偏頗，必須同時兼顧各種相關因素。

誠如趙元任先生 (1934) 所論證，音位分析有多種可能性。Miller 對古藏文的音位分析並不是唯一的可能。古藏文不但沒有 ty, thy, dy 的結合，也沒有 tsy, tshy, dzy 的結合。所以把 c, ch, j 分析成 /ty, thy, dy/，或分析成 /tsy, tshy, dzy/，都有同樣的理由，也都有同樣的缺點。按照第一種分析，我們得到：

c	ch	j	ny	sh	zh
/ty/	/thy/	/dy/	/ny/	/sy/	/zy/

可是結果是 /s/ 與 /z/ 各有相配的 /sy/ 與 /zy/，而 /ts/，/tsh/ /dz/ 却無相配的 /tsy/，/tshy/，/dzy/。但若按照第二種分析：

c	ch	j	ny	sh	zh
/tsy/	/tshy/	/dzy/	/ny/	/sy/	/zy/

結果是 /p, ph, b, k, kh, g/ 都有相配的 /py, phy, by, ky, khy, gy/，而只有 /t, th, d/ 沒有相配的 /ty, thy, dy/。無論採取哪一種分析，都難免顧此失彼，沒有兩全之策。這種現象顯然是歷史的演變所造成，暗示古藏文的 c, ch, j 有兩種不同的來源。

以上的音位分析與語源關係互相印證，使我們確信古藏文的舌面塞擦音 c, ch, j 乃分別由古藏文以前的 *ty, *thy, *dy 與 *tsy, *tshy, *dzy 演變而來。討論古藏文的顎化問題（或插詞 y 的問題）必須兩者兼顧，Simon 與 Miller 都只看到問題的一面，都失於偏頗。至於 Miller 把介詞 y 稱為「插詞」，而 Simon 只說「顎化」而不言「插詞」，其中原因可能與他們對插詞看法有關。Simon 可能對插詞持較嚴格的態度。他在提到「詞頭」(prefix) 時曾說過，「要談論詞頭就得說出該詞頭的意義指出其功用來」(Simon 1949:11)。詞頭，詞尾，插詞都是構詞上的單位，所求於詞頭的，也可求之於詞尾與插詞。Simon 未能指出介詞 y 的意義與功用，便只說是顎化，不說是插詞。而 Miller 雖無一言提及介詞 y 的意義與功用，却仍然名之為插詞。

正面談論到 ya btags 的功用的，是上面一再提到的 Von Koerber。他認為「一般說來，一個詞根被 ya btags 顎化以後意義沒甚麼改變」。只有在少數情形 ya btags 可以造使動式 (causatives)，使成式 (completives) (他用此術語概括反覆式 (iteratives)，加強式 (intensives)，結果式 (resultatives) 等)，並由動詞造成名詞 (deverbatives) (Von Koerber 1930: 36)。

可是 Von Koerber 在各項目下所舉的例子太少 (使動式三例，反覆式一例，加強式二例，結果式二例，由動詞造名詞一例)。而其中又包括引用的詞形不大可靠的，以及意義上十分牽強的。此外也有兩者兼而有之的。例如他把「宴客」(to give a banquet) 當作「笑」(to laugh) 的使動式。而爲了附會這一對詞在語源上的關聯，便把「宴客」解釋爲「使人笑」(to make laugh)，認爲「宴客」與「使人笑」之間有「內在的心理發展」(inne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p. 37. 並參照 p. XII)。這是意義過於牽強的一個例子。

顎化說 (或插詞說) 也像許多其他的學說一樣遭受批評與反對。Shafer (1966) 反對顎化說，懷疑顎化在構詞上的作用，認爲 Von Koerber 所舉的例子在語意上及語音上勉強說得通的 (plausible) 只有六個，而又同時指出這些例子並沒構成「可辨認的語意或構詞模式」(recognizable semantic or morphological pattern) (p. 15)。Benedict (1972) 反對插詞說，認爲 Miller 所描述的插詞不是巧合便是由於誤會了藏緬語的音韻而產生。Benedict 把重點放在藏緬語，所以對 Miller 所舉古藏文內部的十二個例子隻字不提，而專說藏緬語的比較方面。

筆者管見以爲要討論插詞必須先劃清時代。古藏文是否有插詞是一回事，古藏緬語是否有插詞又是另外一回事。時代先後不同，不能混爲一談。Miller 在證明古藏緬語的插詞方面並未成功，但古藏文確有插詞 y 的存在，它是後起的。Benedict 對此未能加以反駁。其次，Shafer 也承認 Von Koerber 所舉的例子 (都在古藏語範圍內) 至少有六個例子是他可以接受的，而可靠的例子尙可以增加。不管這些例子是否構成他所謂的「語意或構詞模式」，這些例子證明顎化的詞與非顎化的詞之間有語源關係，而這種語源關係可用以確定古藏文以前的語音變化。這是很重要，但却爲一般所忽略的地方。

筆者在李方桂先生指導下研究古藏文，曾就此問題廣泛收集資料。當中有許多例子涉及古藏文「敬語」(honorifics) 的表示法。蒙李先生當面指示應注意此一現象，而由於把焦點集中在造敬語這一功用上，便進而發現幾個本來可能忽略的例子。茲將收集到的材料，依其是否涉及敬語的表示法分為兩類，列在下面，以供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I 敬語的插詞 -y- :

一、k, kh, g: ky, khy gy

- 1 { skem-pa to make dry, lean, meagre, to dry up, also skem-po, dry,
dried up, meagre
過去式 bskams
將來式 bskam
命令式 skoms
skyem-pa to be thirsty, (敬語)

比較: skyems 1. thirst 2. drink, beverage (敬語)

skom 1. thirst 2. drink

skam-po dry

- 2 { mkhan-po a clerical teacher, professor, doctor of divinity
mkhyen-pa to know, to understand (敬語)

參考: mkhan an affix denoting one who knows a thing
thoroughly, making a trade or profession of it

- 3 { dga-ba to rejoice, to be rejoiced or glad
dgyes-pa to rejoice, to be glad, resp. for dga-ba (敬語)

比較: mgu-ba to rejoice, to be glad, joyful, content 關於元音請參
看例 26, 27 與 28.

二、d: *dy → zh ↘ j/l-

- 4 { dugs-pa 1. to make warm, to warm
2. to light, to kindle
zhugs fire e. g. the fire lighted for cremation, (敬語)

- 5 { 'dug-pa to sit, synonymous with sdod-pa; to remain, to stay
bzugs-pa to sit, to dwell, reside, to remain, to stay, resp. for
sdod-pa and 'dug-pa (敬語)

- 參考：{ 'dug-grogs inmate, fellow-lodger
bzhugs-grogs inmate, fellow-lodger, (敬語)
- 6 { 'dod-pa (W. more frq. thad-pa) to like, to wish; wished for, desirable
dad-pa secondary form of 'dod-pa, to wish
bzhed-pa to wish, to desire, resp. for 'dod-pa (敬語)
- 比較：dun-pa to desire, to wish earnestly; a desire
zhen-pa to desire, to long for; greediness
zhe inclination, affection, heart
- 7 { sdod-pa (W. dad-tse) to sit, to stay, to tarry, to abide
過去式 bsdad
將來式 bsdad
bzhes-pa Jäschke 字典不另錄。但在 sdod-pa 下註明敬語作 bzhes-pa
gzhes-pa to sit, to stay, to wait (敬語)
(=bzhugs-pa, yet less used)
- 8 { ldag-pa to lick
過去式 bldags
將來式 bldags
命令式 ldog
ljags tongue, resp. for lce (tongue) (敬語)

三、t: *ty → c/l-

- 9 { ltam (s)-pa 1. to be full 2. to be born, (敬語)
過去式 bltams
將來式 bltam
lcam children of the same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敬語)

四、z: *zy → zh

- 10 { za-ba, bza-ba to eat, to live upon (both of men and animals)
過去式 zos, bzas
將來式 bza
命令式 zo, zos
bzhes-pa to take, to eat; food, meat
(Jäschke 字典註明是 len-pa 的敬語，西藏佛教研究會：藏文辭典 (p. 754) 則在「吃，請吃」解釋下註明是敬語。)

比較: zas, food, nourishment, for men and animal

zhal 口(敬語), 面, 臉(敬語)(藏文辭典 p. 733)

zhal “口” 是否與 za-ba “吃” 同源, 存疑。

- 11 { zab-pa to be deep; deep; depth
zabs depth
zhabs 1. bottom of a lake
2. foot, resp. for rkang-po “foot” (敬語)

五、l: *ly → zh/g-, b-

- 12 { logs side
glo the side, esp. of the body
gzhogs the side of the body=glo

Jäschke 字典在 gzhogs 下未註明敬語, 但在 glo 下註明敬語作 gzhogs。

- 13 { lang-ba to rise, to get up
過去式 langs
命令式 long (s)=ldang-ba
bzhengs-pa to rise, to get up, resp. for lang-ba (敬語)

Bell: English-Tibetan Colloquial Dictionary (p. 416)

在 rise 項下, 把 bzhang-ba, bzheng-ba (後者放在括弧內) 並列爲 lang-ba 之敬語。

- 14 { slong-ba, slang-ba to cause to rise, to help to rise, to raise,
過去式 (b)slangs (causative and transitive form to ldang-ba)
將來式 (b)slang 按 ldang 來自 <*’lang (參看李方桂先生1933:149)
命令式 slong (s)
bzheng-ba, to raise, to errect, resp. for slong-ba (敬語)
過去式
命令式 bzhengs

六、*phl->l: *phly->phy-

- 15 { lag hand, arm
phyag hand, resp. for lag (敬語)

Schiefner (1851: 263) 認爲 phyag “手” 乃由 phrag “肩頭, 臂” 演變而來。

Durr (1950: 132-135, 187) 認為 lag “手” 來自 *b-l-ag, 以爲它與敬語 phyag 之關係爲 l 與 y 之互換 (permutation)。

Simon (1930: 12, 31) 認為 lag 與 phyag 均來自 *phlag。

西田龍雄 (1957: 48) 認為 phyag 來自 *pha-lag, 而以 pha “上方” 爲表示敬語的詞頭。

但依我們的觀點, lag 來自 *phlag, 而 phyag 則來自 *phlyag, 兩者原先之區別在於有無表示敬語的插詞 y。

- 16 { logs side
 { phyogs side, direction,

字典均未註明 phyogs 爲敬語。

西田龍雄 (1957: 48) 認為是敬語, 並以爲來自 <*pha-logs。

- 17 { log-pa to return, to go back
 { phyogs-pa to turn,

字典均未註明 phyogs-pa 爲敬語。

Jäschke 字典以 log-pa 爲 ldog-pa 之別體 (secondary form)。但 ldog 可以看做來自 <*dlog < *llog (參看李方桂先生 1933: 149)

七、n: *ny → ny

- 18 { rna-ba the ear, to listen
 { snyan the ear. (敬語)

參考: nyan-po 耳聞者

nyan-pa, mnyan-ba to hear, to listen, to-give ear to,

nyan-pa Jäschke 字典未註明爲敬語。Simon (1975: 248) 認為是敬語。

Simon 認為 (p. 246)

*nra > rna “ear”

*nyran > nyan “to hear”

八、kr: *kry → ky

- 19 { sgrod-pa to go; not much used, another form of 'grod-pa
 { skyod-pa W. to go, to walk, (敬語)

過去式
將來式 bskyod

比較: 'gro-ba to walk, to go, to move, to go out, to go away

'grod-pa = bgrod-pa, to go, to travel

'gros the act of going, walking

bgrod the walk, gait, mode of walking

bgrod-pa to walk, to go, to wander

九、ng : *ngy → ny

- 20 { ngal-ba to be fatigued, tired, wearied
mnyel-ba to get tired, (敬語)

II 非敬語的插詞 -y- (功用不明者) :

一、k, g : ky, gy

- 21 { skor circle, repetition
skor-ba to surround, to encircle, to enclose
skyor-ba to repeat, enclosure, fence

比較 : kho-ra, Cs also khor-sa circumference; also fence,
surrounding wall

- 22 { 'gas-pa to be cleft or split, to break open
'ges-pa to split, cleave, divide
'gye-ba to be divided, to separate, to part
'gyed-pa to divide, to scatter, to disperse

比較 : bgod-pa to divide, to distribute

- 23 { sgang-ba to grow or become full
過去式 bsgangs
將來式 bsgang
sgyong-ba to fill, to stuff

過去式 bsgyangs

將來式 bsgyang

比較 : 'gengs-pa to fill, to fulfil

skong-ba to fulfil, e. g. a hope, a vow etc.

- 24 { gon-pa to put on (clothes, shoes), coat, clothing
gyon-pa to put on, to wear

比較 : gos garment, dress

skon-pa to dress, to cloth another person

bgo-ba to put on clothes etc. clothes, clothing

- 25 { god loss, damage
gyod loss, quarrel, law-suit

- 26 { 'khur-ba to carry, convey, to carry away or off
'khyer-ba to carry away, to carry, to bring

- 27 { dgu-ba to bend, to make crooked
dgye-ba to bend, to be curring or crooked

比較 : dgur, rgur, sgur crooked

- 28 { mgur throat, neck, voice, song, air, melody
dgyer-ba to sing, to chant

- 29 { 'gul-ba to change place or posture, to move
'gyu-ba to move quickly to and fro

- 30 { ker-ba to raise, lift up
kyer, kye-ré upright, erect

二、p, ph, b : py, phy, by

- 31 { 'pho-ba to change place, shift, migrate to change
spo-ba to alter, to change, to change the place, to shift
dpyo-ba to change
'phyo-ba to range, to roam about

- 32 { 'bo-ba to pour out, to swell (up), to sprout
'byo-ba to pour out, to pour into another vessel

三、t, th, d : *ty → c, *thy → ch, *dy → j

- 33 { mtha end, ending, edge, margin, border
tha-ma the last of several things, finally
cha-ga hem, edge, border

- 34 { thabs-gcig together
chabs-gcig together

- 35 { ther bald, bare
gcer-bu naked

- 36 { them-pa to be full, to be complete
tham-pa complete, full
'chims-pa to be full, to get full
cham whole, unimpaired (Das: full length, completely)

比較 : thams-cad whole, all

ltam (s)-pa to be full

- Item-pa the state of being full, overflowing
gtam(s)-pa full
- 37 { thod a head-ornament, crown
 cod-pa ornament for the head, worn by kings, crown
- 38 { gtor-ba to strew, to scatter
 gcor-ba to spread, to scatter, disperse
- 比較: 'thor-ba to be scattered, to be dispersed
- 39 { thung-ba short
 chung-ba little, small young
- 40 { 'dul-ba to tame, to subdue, to conquer
 'jun-pa to subdue, make tame
 thul-ba to tame, to curb, to check, to restrain
 'chun-pa to be tamed, to be subdued

四、ts, tsh, dz, s, z: *tsy → c, *tshy → ch, *dzy → j, *sy → sh, *zy → zh

- 41 { brtse-ba to love, affection, kindness, love
 gce-ba to esteem, to hold dear, to love
- 比較: mdza-ba to love, as friends or kinsmen do
 gces-pa dear, beloved
- 42 { 'tshir-ba to press, to press out, to wring
 'chir-ba to press, to squeeze
- 43 { 'tshud-pa to be put into, to go into, to enter
 chud-pa to go, get in or into, to enter
 'dzud-pa to put, to lay, into
 'jud-pa to put, to lay, into
 'tshugs-pa to go into, to enter upon
 'dzugs-pa, zug-pa to stick into, to plant, to erect
 'jug-pa to go or walk in, to enter
- 44 { sug-pa to push, jog a person, to push open
 shug a thrust, push, knock
- 45 { sul furrow, channel, groove
 shul track, rut, of a carriage, furrow, of a plough
- 46 { sub-pa to stop up, to cover, close, shut up
 shubs case, covering, sheath

- | | | | |
|----|---|------------|-------------------------------|
| 47 | { | gsal-ba | to be clear, distinct, bright |
| | | shal-le-ba | clear, bright, brilliant |
| | | sel-ba | to cleanse, to clear |
| | | shel | crystal, glass |
| 48 | { | bzod-pa | to suffer, bear, endure |
| | | bzad-pa | =bzod-pa |
| | | mjed-pa | suffering, enduring, bearing |

五、n : *ny → ny

- | | | | |
|----|---|--------------------|------------------------------------|
| 49 | { | na-ba | to be ill, sick, illness, sickness |
| | | nyel-ba | taken ill, sick |
| 50 | { | nar-mo, nar-nar-po | oblong |
| | | snar-po, snar-mo | long, oblong |
| | | nyar, nyar-nyar | oblong |
| | | nyor | a rectangle |
| 51 | { | mnal | sleep, resp. |
| | | nyal-ba | to lie down, to sleep |
| | | gnyid | sleep |
| | | snyol-ba | to lay down, to bed a person |

六、'khr : *'khry → 'khy

- | | | | |
|----|---|-----------|---|
| 52 | { | 'khril-ba | to wind or coil round, to embrace closely |
| | | 'khri-ba | cognate to 'khril-ba, to wind, roll, twist one's self |
| | | 'khyil-ba | to wind, to twist |

四、結 語

Miller (1955) 把古藏文的 y 分爲「有顎化作用的音位」/j/ (phoneme of palatization [sic]) 與「半元音的 i」(semivowel i)。但根據筆者的分析，出現在聲母位置的 y (即 Miller 的 i) 原是喉塞音 + y，所以古藏文實際上乃只有一種 y。y 前的喉塞音在前面加詞頭 s 形成「使動式」時轉換爲 k，加詞頭'-(a-chung) 造「現在式」時則轉換爲 kh，而在前面加詞頭 g 時保持原來的喉塞音。不接任何詞頭的喉塞音消失得最早，故對現在拉薩話聲調未產生任何影響。

從古藏文拼寫方法看，介音 y 只出現在舌根音與唇音後面，但從舌尖音與舌面音

「詞音位的轉換」(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 可以看出舌面音原是由舌尖音後面接介音 y 演變而來。由古藏文內部的擬構我們推斷藏語在沒有文字以前曾有分布均勻的介音 y，而這介音 y 曾有造敬語的功用。

引用書目

- Bell, C. A. 1920. *English-Tibetan Colloquial Dictionary*.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ot.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Kun, and Betty Shefts Chang. 1964. *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Chang, Betty Shefts. 1971. "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 *BIHP* 42: 623-765.
- Chao, Yuen-Ren. 1934.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IHP* 4: 363-97.
- Clauson, G. L. M. and S. Yoshitake. 1929. "On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Tibetan Characters ཨ and ར and the Eguivalent Characters in the hPhags-pa Alphabet," *JRAS* 843-62.
- Conrady, August.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 Dragunov, A. A. 1936. "Voiced plosives and Affricates in Ancient Tibetan," *BIHP* 7: 165-174.
- Dragunov, A. A. 1939. "Osobennosti Fonologičeskoj Sistemy Drevne-tibetskogo Jazyka". *Zapiski Instituta Vostokovedenija AN SSSR* VII, Moskva-Leningrad.
- Durr, J. A. 1950. *Morphologie du Verbe Tibétain*.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 Jäschke, H. A.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eprinted New York 1965).

- Koerber, H. N. von. 1935. *Morpholog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Suttonhouse.
- Konow, Sten. 1909. see G. A. Grierson.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II, Part I (1909).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 Lalou, Marcelle. 1950. *Manuel élémentaire de Tibétain Classique (Méthode Empiriqu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 Li, Fang-kuei. 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 *BIHP* 4: 135-57.
- Li, Fang-kuei. 1961.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TP* 49: 233-356.
- Li, Fang-kuei. 1971. 上古音研究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Taipei: *The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 1-61. Trans. G. L. Mattos. To appear in *Monumenta Serica*.
- Miller, R. A. 1955. "The Significance for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me Ablauts in the Tibetan Number-System," *TP* 43: 287-296.
- Miller, R. A. 1958. "The Tibeto-Burman Infix System," *JAOS* 78.3: 193-204.
- Miller, R. A. 1968. "(Review) Robert Shafer: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MS* 27: 398-435.
- Miller, R. A. 1974. "(Review) Sino-Tibetan: Inspection of a Conspectus" *JAOS* 94.2: 195-209.
- Nishida, Tatsuo. 1957. "チベット語動詞構造の研究" *言語研究* 33: 21-50.
- Schiefner, Anton von. 1851. "Tibetische Studien", *Bulletin de la Classe Historico-Philologique de l'Académie de St. Pétersbourg* 8: 212-222, 259-272, 292-304, 333-334, 337-352.
- Shafer, Robert 1966-74.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Simon, Walter. 1930.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 ein Versuch" Berlin, Leipzig: Verlag von Walter de Gruyter & Co. Sonderabdruck aus den *MSOS* 32. 1929.

- Simon, Walter. 1942. "Tibetan dañ, ciñ, kyin, yin and ham" *BSOAS* 10: 954-975.
- Simon, Walter. 1949. "The Range of Sound Alternations in Tibetan Word Families" *AM N.S.* 1: 3-15.
- Simon, Walter. 1975. "Tibetan Initial Clusters of Nasals and R." *AM* 19: 246-51.
- Snellgrove, D. L. 1954. "(Review) Jacques A. Durr: Deux Traités Grammaticaux Tibétains and Morphologie du Verbe Tibétain" *BSOAS* 16: 179-182.
- Thomas, F. W. 1957.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Akademie-Verlag.
- Walleser, Max, 1926. *Zur Aussprache des Sanscrit und Tibetischen* Heidelberg.
- 俞 敏 1949. 漢語的“其”跟藏語的“gji”, *燕京學報* 37: 75-94.

附 記

本文所引用資料在收集時多承西德慕尼黑大學黃顯昌兄幫忙，特於文末致謝。
父，本文之完成，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獎助，謹謝。

THE CLASSICAL TIBETAN Y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HWANG-CHERNG GONG

(Abstract)

In Classical Tibetan, y can occur in initial position (called ya) as well as in medial position (called ya btags). Initial y can be preceded by the prefix g, while medial y can follow initial g.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contrast between g-y and gy. From the difference in the way they are spelled in Tibetan writing system and from their divergent developments in modern Tibetan dialect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re was an original phonetic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s for the true nature of the difference, scholars differ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some morphological peculiarities involving initial y in classical Tibetan, the author claims that initial y was originally preceded by a glottal stop, which was lost in the course of time when not preceded by any prefix. When, however, causative was formed through prefixing s to initial y preceded by a glottal stop, the morphophonemic rule requires the glottal stop be replaced by k. When the present tense was formed through prefixing a-chung('), kh occurs instead of k. The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 of k and kh with "zero" is interpreted as the evidence of the lost glottal stop between the prefix g and the initial y, i. e. g-ʔy rather than simply g-y. As far as the medial y is concerned, there is some restriction on its distribution. It can only occur after velars and labials and can never occur after dentals and palatals. The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 of dentals with palatals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dentals into palatals caused by infixation of medial y.

The function of medial y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author gives twenty pairs of examples to show that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medial y is to form honorifics.